

刘齐作品集◎八卷

刘齐

剧本点评卷

远在天边

刘齐/著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YUAN ZAI
TIANBIAN

刘齐作品集◎八卷

剧本点评卷

远在天边

刘齐/著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在天边/刘齐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 1

(刘齐作品集)

ISBN 978-7-5396-5276-4

I. ①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电影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6669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出版策划:朱寒冬 刘冬梅

责任编辑:姜婧婧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(0551)63813778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0 字数:230千字

版次: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3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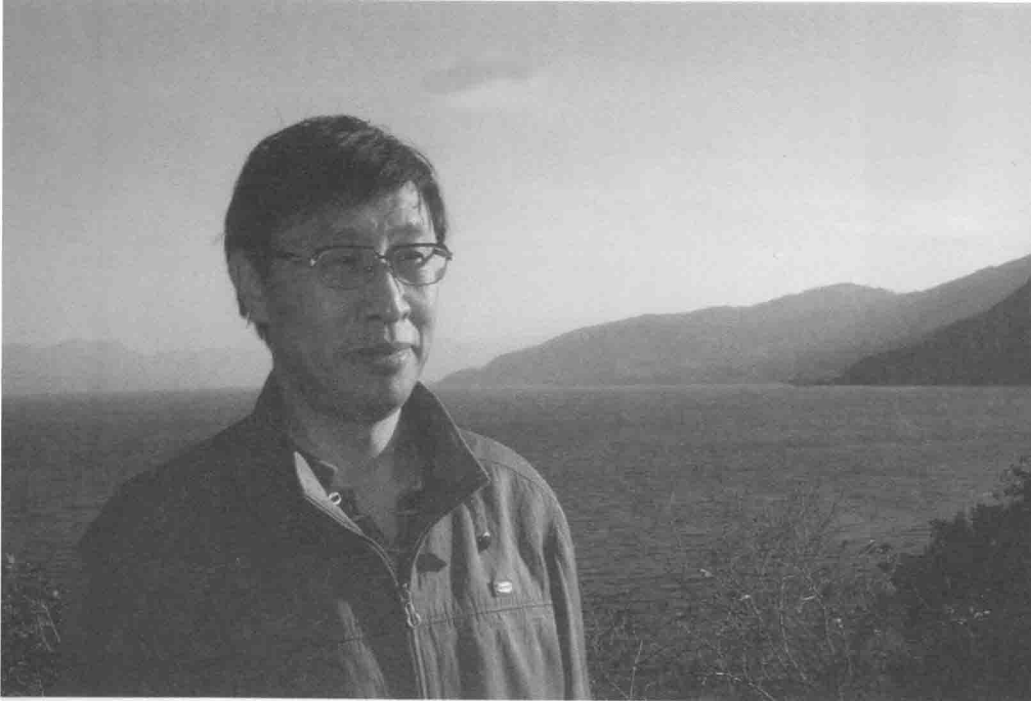


刘齐自画像
比真人年轻三十岁

刘齐作品集
剧本点评卷 **远在天边**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刘齐，作家，现居北京，
其他情况见总序和各卷序、代序、后记等。

总序：语言之神

刘齐

朱寒冬社长来短信，嘱我写一篇总序，“统领全系列”。“全系列”指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刘齐作品集”（八卷），计有小说卷《赤裸相见》、散文卷《回国须知》和《一人两世界》、杂文卷《愚蠢指数》、理论评论卷《吊诡的飞盘》、译著卷《幻乡魔迹》、日记插图卷《足球与漫画》、剧本点评卷《远在天边》。这八卷书体例杂，内容杂，“年龄”（写作日期）杂，好像一群杂牌军，如何统领它们？

想着想着门外一阵轰鸣，一辆拉钢材的卡车开进来。这是小兴安岭山民老王的院子。我跟老王是朋友，从北京来他家小住。他要盖彩钢房，扩大木耳和菌袋的生产能力。卸车声、吆喝声、炒菜声响成一片。餐桌上多添了几双筷子，附近林场来帮忙的工人留下吃饭。干了几杯小烧，气氛亲热起来。

我也当过工人，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工厂开始的。那时多么年轻，多么听话，领导让写什么写什么。批判稿写了不少，歌颂稿写得更多，歌颂领袖，歌颂工人，大干苦干，向各种节

日献礼。语言贫乏，又不甘贫乏，就乱用词，写过“党的生日彩礼献”的顺口溜，明晃晃地登在厂报上。幸而无人追究：党过生日，又不是结婚，收哪门子的“彩礼”？

我这是不懂装懂。如果懂，即使发高烧也不敢这么说。担忧，内在的恐惧，让我对文字充满敬畏，一少半敬，一多半畏。写稿子，写信，写日记，就算写个便条，内心都绷紧，提醒自己，这些字句落到任何人手中，都不能给挑出毛病。文网森严，社会冷峻，以暴力为语言，以语言为暴力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哪个写作人敢不加一百个小心？我编了几年厂报，所遇禁忌甚多。别的不说，单是一个词句排列，就让人拘谨得不行。校对报样时，我特别注意查看“毛主席”“毛泽东思想”这些字词，千万别在转行时断开，断开就是“不敬”，属于“政治问题”。如果不凑巧断开了，赶紧在前面删去几个字或标点，串出位置，把断在下一行的字词请上来。偏偏那时这些词的出现率超高，排版时前后分家的几率因此也高，无意中倒把删削冗字废话、次要语句的能力提高不少，算是一种偏得，一种奇特的收获。仿佛高举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牌子的衙役，既练板脸功夫，又练胳膊肌肉。

避免犯错误的有效途径是随大流，人云亦云。在这方面，空话和套话能帮大忙。这些话何以在中国漫天飞舞，经久不衰？力求安全，安全生产，安全第一，不能不是一个特别

重要的原因。与此相伴的，还有惰性、奴性、专制性、反智性、疯癫性，还有假话、大话、诽谤话、谄媚话、效忠话等等。这些因素混在一起，横崩乱卷，胡搅蛮缠，日蚀月腐，有加无已，致使汉语言文字空前受虐、变形，变得凶恶、粗鄙、虚伪、浮夸、矫情、僵硬、无趣、粉饰现实、回避苦难，几乎把汉语诞生以来所有的丑陋都集了大成，成了一个庞大而影响深远的话语言说体系。成亿成亿的人用这样的语言想事、说话、生活，其情其状，唉，不说也罢。

我身在其中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做过的蠢事、写过的蠢文，多有所在。对此，我深感惭愧。这一套作品集的杂文卷和散文卷中，收有一些反省文字，作为我的教训，备案。理论评论卷中有几篇早期文字，深深浅浅，印有多年积弊留下的痕迹，也收进来，跟别的文章作对比。

这套作品集中，绝大部分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陆续写出来的。写作这些文字的过程，是努力从以往那个丑陋的话语言说体系挣脱出来的过程。如果拿一个词“统领全系列”，这个词可不可以是“挣脱”？作品集交稿了，“挣脱”没有停止，还要走很长的路。

当年写稿子，并不总是随波逐流，盲目应付。身上喜新厌旧的人类天性、年轻人争取上进的动力，尤其是周围复杂多样的生活，驱使我很想丰富语言，写出好文章。我揣一个

小本儿，谁说的话新鲜，掏笔就记，有时记得对方直翻白眼——特务啊你是？后来改了，先默记，再追记，记的多是词句，“零部件”，“砖瓦”，主要是工人的“砖瓦”。上级号召学习工农兵，我当过知青，“农”有了一点儿，“兵”参加不了，那就就近，往“工”上使劲，往底层人群的口语上用力。书本的、知识人的、干部的、古典的、外国的，也记，但是不多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在我日后写作的习惯和局限中，都能看到踪影。

“砖瓦”虽小，仍有个性，需要尊重。但光有砖瓦盖不成楼房，盖成了也容易千楼一面。怎样摆脱被污染、被轻慢、被固化了的语言环境，盖一座“好楼”，写一篇妙文？还得朴实自然，还得清新活泼，与众不同，这一直是难题，困扰我到今天。就说餐桌上这几位林区年轻人，如何把他们写活？虎背熊腰，粗犷质朴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？这些说法都挺好，可是农民也能这样写，土匪——“好土匪”也能这样写。“虎背”啊“熊腰”啊，比喻了千百年，“熊腰”跟熊上身一般粗，用在现代讲体型的小伙儿身上合适不合适？再说弟兄们并没有用大碗喝酒，用的是一次性纸杯。也不怎么吃肉，一筷子一筷子夹的是菜，爆炒的自种菜，水焯的山野菜。

文章是文章，对象是对象，文章写出来的对象，怎么总感觉不是那个对象？文章美滋滋地、煞有介事地躺在电脑里，对象则自得其乐，没事儿人似的活蹦乱跳。

语言有丑陋体系，也有美好体系。

丑陋体系最嚣张的时候，也灭不掉美好体系。

从丑陋体系挣脱的过程，也是进入美好体系的过程，是个体语言不断重塑、更新、自觉的过程。如果多加一个词“统领全系列”，这个词可不可以是“重塑”？

挣脱已经很难，重塑尤其不易，需要做的事更多。

编书稿时发现，八卷书几百万字，很少使用惊叹号，成文时间越晚，用得越少。到后来，许多文章干脆把惊叹号给“戒”了。当年写豪言壮语，声讨批判，三句一“惊”，五句一“叹”，以为是黄钟大吕，铿锵有力，其实是干打雷，放空炮。此毛病改了很久，“重塑”很久，终于悟出，加重语气和分量，主要靠文字内力。后来一见惊叹号就烦，见媒体有某某长官“强调指出”字样也烦。你咋个“强调”？官大就是“强调”？冲着麦克风喊就是“强调”？秘书给你多写几个惊叹号就是“强调”？矫枉过正，兴许“正”到另一边。鄙视毒星，可能捎上了墨镜和长头发。惊叹号，委屈你了。

“重塑”的过程，也是打破和融合各种语言界限的过程，比如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、方言和普通话的界限、白话文和文言文的界限、本土汉语和洋式汉语的界限、汉语和外语譬如英语缩略语的界限、网上用语和网下用语的界限、风格界限、主义界限、题材界限、体裁界限等等。

中国有一个严厉的说法：“划清界限”，折磨国人多年。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、一对夫妻、一班同学、一群朋友、一村父老，硬是让大家选边站队，分出敌我。社会稍有松动，大量藕断丝连、暗通款曲的事例纷纷冒了出来，控诉和嘲讽先前的残酷和荒唐。“划清”，哪里那么容易？你想“划清”就划得清吗？

人与人之间如此，文与文之间也如此。稿纸无字，屏幕空白，应该怎么顺手怎么写，想跟谁“勾结”就跟谁“勾结”。不管进入哪个“地盘”，都拿自己不当外人，最大限度拓展语言的可能性、适配性。语言和文学是活的，它们的各种界限也是活的。又不是偷越国境，领土谈判，犯不上那么严格。只要文章需要，各种界限该打破就打破，该融合就融合，把原来齐刷刷的“一条线”，给它变虚变模糊，变成红霞和蓝天之间那种亦紫亦橙亦黄亦粉的奇光异彩。如果还嫌不够，干脆就把界限变没了，变得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他，你我他合为一体，新的一体。

话是这么说，做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，许多文章写得别别扭扭，远远达不到满意程度。

有时我爱想，那些古人，那些不理睬清规戒律的高人奇人，那些诚恳生活的朴素民众，他们说话写字，该是一种什么样子？文学理论是用来考试填空当绳子捆绑人的？早期规

矩稀少时代人们写作是不是更自由？不用深奥术语、典故和引文能不能把话讲清楚？可不可以用散文态度写理论，用小说手段写杂文，用文件腔调写小说，用幽默精神写社评，用段子笔法写新闻，用小人物心情写大事件，用拆散重组的路子译外文，用随笔眼光写不让随便写的东西，用不好分类之法写不好分类之状，用四不像之笔写四不像之态？

打破与融合的过程，也是语言不断自由的过程。这种自由并非孤独的、吝啬的、赤条条的自由。语言从不空手，它总要“随身携带”一些东西。

语言不仅是技巧、形式、工具，语言也是目的，是存在，是人。学习语言，也是学习做人。尊重语言，也是尊重人性。使用语言，也是使用生命。写东西这些年，我常常感到语言的神力，得它恩惠，受它惩罚，被它磨炼，让它引领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明白一阵糊涂一阵，从有限走向无限。

中国有财神、门神、灶神、药神、送子神（观音），却没有语言神。文曲星似乎跟语言贴边儿，但好像比较功利、世故，更贴近学而优则仕之类。现在连赌神、车神都有了，为什么没有语言神？

在我心目中，若有语言神，此神应是把古今无数语言天才化作一身的的神，有庄子司马迁的神髓，李杜的韵致，猴哥凤姐的鲜活，民间高手的风骨，新技术新媒体好汉的智慧，苍生

百姓的淳朴、善良、健硕、永恒，而且跨国跨洋，有海外关系，身披各大洲生活和语言俊杰的光辉。

这个神讨厌谎话狂言、谰词秽语、道貌岸然、装腔作势，谁“装”收拾谁，说谎的穿帮，拍马屁的挨踢，骂人的脏了自己。

跟这个神不用烧香磕头、开会讨论、“强调指出”，只要像对亲人那样密切，像对大自然那样热爱，这个语言之神就会报以真诚，让你尝到层出不穷的快乐。

这个神不住别的地方，就住在人们的心中。

读图时代，语言并不慌，乐得让图分担一些任务。图也是一种语言。这套作品集每一卷都有图。译著卷《幻乡魔迹》的插图、剧本点评卷《远在天边》的图片，是美国艺术家和中国各界人士提供的，衷心感谢。其余六卷中的漫画插图是我画的。画得好说不上，胆子大，不怕人笑话倒是真的。

衷心感谢各卷序言和代序言的撰写者，他们是——

小说卷的何立伟先生、商薇薇女士；

散文卷之一的李下先生、霍长和先生；

散文卷之二的单正平先生；

杂文卷的周泽雄先生；

理论评论卷的陈山先生；

译著卷、剧本点评卷的黑人阿明先生；

日记插图卷的林黑先生。

衷心感谢安徽出版集团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、编辑、校对和发行工作者。

衷心感谢多年来在生活和写作上关心我的师长和亲友。

衷心感谢读者，从前、现在、今后，各个时间段的读者。有了你们的阅读，我的文字是多么的高兴。

衷心感谢山民老王和那几位林场弟兄。他们让我体验到山里人简洁爽直的语言魅力。但我不确定，将来这套书出来，他们爱看哪一本，或者哪一本都不爱看。

2014年8月13日草于黑龙江丹清河

8月29日改于沈阳

代序：远在天边

黑人阿明

我认识四个刘齐。一个是沈阳的刘齐。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。当时我在辽宁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班学习。有一天，校方请来省作协最年轻的书记刘齐为我们讲授东西方比较文学，内容丰富，表述精彩，我从此记下了这位高高的个子，总把笑意挂在脸上的沈阳刘齐。

一个是美国的刘齐。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一个周末，辽宁散文学会在沈阳东宇书店组织文学讲座，主讲人便是刚从美国回来的访问学者刘齐先生，还是那样的睿智机敏，风趣幽默，同时又多了几分沉稳和练达。特别是他的独具特色的美国观感，带给我们的不光是笑声和掌声，还有深深的思考，思考美国的刘齐，思考刘齐的美国。记得当时，我唐突地提了一些问题，刘齐却不以为忤，回答得极其认真。

一个是北京的刘齐。因为刘齐的父亲是我所景仰的文化前辈，刘齐的弟弟是我熟识的作家，刘齐的文学圈子里也有我的许多朋友，更因为我和刘齐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，于是，当他回国定居北京后，我们的联系渐渐多起来。我佩服他、喜欢他，看他在央视做的文化节目，读他在《南方周末》《新民晚报》以及辽沈报刊上的专栏文章，听他在酒桌上妙语连珠，那才叫享受

呢,心里真是舒坦!

一个是网络上的刘齐。前年,我把自己在“榕树下”文学网站特别是在“雀之巢”文学社团里发表的文章结集出书,希望刘齐作序,他竟爽快答应,不仅用心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序言,而且从此还成了“雀之巢”的亲密朋友。在这个平民的社团里,他是宽厚的兄长,毫无鸿鹄的架子,大家在一起就图一个乐。这使我想到他每次回沈都去探望工厂师友的做法,其文品人品,不用我说。

我抱过刘齐的五个“孩子”。

世纪之交的几年里,刘齐出了七八部文集:《给洋妞算命》《小葱大酱》《球迷日记》《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》《形而上下》《一年签一次婚约》等。其中,有五部著作,珍藏在我的书柜里。

刘齐曾说,他的书就是他的孩子,如果读者偏爱了这个孩子,他就会为另外的孩子感到惋惜。我不会让他惋惜——我抱过他的五个“孩子”,个个喜欢,这些“孩子”给了我足够的惊诧、感叹与共鸣。

——惊诧:原来散文可以这样写啊!我曾说自己,因为不擅长其他文体才选择了散文。然而,打开刘齐独树一帜的散文,我突然发现,其实写散文也不是我的强项——那是怎样一种眼光和手段,才把天地看得如此透彻,才把人间写得如此鲜活。特别是那本他认为无法分类因此只能叫作文章集的《形而上下》,几乎把散文的传统都给颠覆了,或者说,开辟了散文写作的新天地。在这本书里,我们不断地听刘齐讲各种事情,有声有色,惟妙惟肖,就像在酒桌上面对朋友嬉皮笑脸,随随便便地说啊笑啊,小事情也不觉得无

足挂齿,大道理也不觉得难以接受。于是,读者越来越多。刘齐说他“正尝试写一些简单的、非理性的文字,力求写得诚恳、活泼”。而我知道,将复杂的事情做简单化、通俗化的处理,其实最不容易,将理性的文字演绎成幽默更需要作者的功力。何况,“功夫在诗外”,在于刘齐始终坚持的平民化文学原则。

——感叹:初读刘齐,是他的《给洋妞算命》,当时我正在给其弟刘嘉陵的新作《妙语天籁》写书评,于是心中难免对这哥俩做以比较。结果是,弟弟的目光深邃,神情冷峻而凝重,哥哥的眼界开阔,语气活泼且轻松;前者比较适合着中山装配白围巾,后者最好是穿西服却不要系领带。嘉陵的职业及工作环境决定了他那严谨稳健的文学创作态度,刘齐的性格和人生经历使得他的文风恣肆汪洋、自由洒脱。我为嘉陵的目光感动,更叹服刘齐的眼界。当年他如果不弃官职的话,现在也许当上很大的官了。但那样一来,写入中国文学史的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幽默散文。刘齐的睿智幽默一定与周游世界有关,特别是一一次次“出关”和“入关”所带来的“温差”和“时差”,才使得他的笔下有了那么多的洋相和笑话,而且不仅仅是洋相和笑话。在《给洋妞算命》中,我们既看到了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人,也看到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,更看到了刘齐眼里的中西文化比较、留洋生活写照,特别是那些最普通、最真实、最有趣的美国人。

——共鸣:我与刘齐同乡,同龄,经历和心态也大体相同,“文革”期间都是“狗崽子”,从小到大都是球迷,上了酒桌都是“侃爷”,都去过农村、进过工厂,都不喜欢当官而迷上写字,都“尊重天